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米勒 (Mitchell Miller) ● 著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

The Philosopher in Plato's *Statesman*

张爽 陈明珠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

The Philosopher in Plato's *Statesman*

[美] 米勒 (Mitchell Miller) ● 著

张爽 陈明珠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美)米勒(Miller, M.)著;张爽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3
(经典与解释·柏拉图注疏集)
ISBN 978-7-5675-1614-4

I. ①柏… II. ①米… ②张…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0741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The Philosopher in Plato's Statesman

by Mitchell Mill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 Philosopher in Plato's Statesman* together with "Dialectical Education and Unwritten Teachings in Plato's Statesman"

Copyright © 2004 by Parmenides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rmenides Publish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9-705 号

柏拉图注疏集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

著 者 (美) 米勒
译 者 张 爽 陈明珠
审读编辑 温玉伟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童赟赟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614-4/B·822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Fund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之一，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ο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可是，到了18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的希对照带注释的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40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

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译）
- 4 斐多（刘小枫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刘振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译）
- 4 治邦者（张爽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译）
- 3 会饮（刘小枫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译）
- 4 情敌（吴明波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译）
- 3 拉克斯（罗峰译）
- 4 吕西斯（黄群译）

卷六

- 1 欧蒂德谟（万昊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译）
- 4 美诺（郭振华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译）
- 3 伊翁（王双洪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缨译）
- 2 王制（史毅仁译）
- 3 蒂迈欧（叶然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译）
- 2 法义（林志猛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嵬译）
- 4 书简（彭磊译）

杂篇（戴君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中译本说明

——我们可明白，惟有治邦者以及好的立法者，能以王道雅乐将这[神圣意见]灌注给正确参与教育之人……？

《治邦者》309d1-3

柏拉图在《斐多》中记述，苏格拉底临终前不久，于雅典监狱中作起诗乐来——他改编伊索寓言，使之入乐；而苏格拉底更为看重且首先创作的，则是歌颂阿波罗神的诗乐（《斐多》60b—61b8）。

阿波罗和缪斯的教育滋养人们清醒、睿智、和谐而有节奏的品性（参《法义》654a7 上下；《王制》399e 以下）。苏格拉底如此崇敬阿波罗，并为之颂歌，由此我们看到哲人的清明心智如何试图与城邦信仰或民众的虔敬之心协调一致（参《王制》427b2—c4）；伊索寓言通俗易懂，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开蒙时期的学习内容，孩子们在听故事的乐趣中自然而然地学习到如何分清人性好坏，久而久之受到潜移默化，乃至在长大成人后，“龟兔赛跑”、“狼来了”之类的故事仍对他们的言行举止起着教化作用。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大多以动物的形象讽喻世人千姿百态的性情，更犹如一面哈哈镜，照出人性情中的丑恶面乃至可鄙兽性，警示人们世间可能有的各种丑恶，引导世人辨识人性优劣，以便在人事上不受蛊惑，明断是非，

进而去恶向善。

阿波罗及其颂歌教人热爱美善和谐之事物,伊索寓言教人憎恶丑事恶行,二者相反相成。阿波罗的诗乐教化是最佳政制的核心,它保证了城邦中的上下秩序和全体邦民的和谐融洽。如果无法保持诗乐教化,那么神圣音乐变乱之后,就会形成“邪恶的剧场政治”(《法义》701a)。防止政制蜕变的秘密则藏在伊索寓言之中,伊索的故事阐明了不加节制的紊乱性情所招致的恶果,而且标明了德性教育的限度:德性教育无法教好所有人,有些坏性情需要以更严厉的刑罚作为教育,因此刑法是德性教育的必要补充,即便面对完全不可教之人,刑名之学作为神圣音乐政制的防御机制,可以最大地限制害群之马对共同体的危害。

说到底,好的政制在于如何使人在神与兽之间持守中道。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创作诗乐,并非出于审美需要,而是因为诗乐之道与伦理人情相通,与广义的政治术想通。《法义》中的雅典异乡人提到:政治术需要认识灵魂的本性和习性,以便培育灵魂(《法义》650b6—8)。苏格拉底出于此种目的,旨在使礼乐刑政上下相通,以便照看高低不同的各种灵魂。

苏格拉底自称是当时唯一具备政治术的人(《高尔吉亚》521a3—4),本就以反讽见称的苏格拉底使自己的面目变得更加复杂:苏格拉底这位自称通晓政治术的哲人,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政治家或治邦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苏格拉底沟通哲学与政治的意图何在?读者从《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这一标题上可以看出,米勒的这部著作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首次出版于1980年。该书挑战了之前英美学术界的权威观点,米勒声称:被归于柏拉图晚期作品的《治邦者》虽然晦涩难读,机关重重,但是并非如发展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毫无戏剧性。恰恰相反,《治邦者》并非一篇枯燥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真正的戏剧对话。该书成为当代《治邦者》研究的里

程碑,成功扭转了欧美学者的研究风潮,该书之后对《治邦者》的研究著作,无一绕得开这部著作。

米勒注意到,当代学科的分割状况很容易使我们孤立地研究古代先哲,学者可以从哲学领域、文学领域、教育学领域探讨柏拉图,但这种割裂式的研究使当代学者越发读不懂柏拉图的全貌。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苏格拉底时代——在《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的三联剧中,厌倦了爱智辩难的数学家忒奥多洛斯把几何学从哲学中拉出来单立门户。而苏格拉底则一直纠缠这位老兄和他的弟子泰阿泰德,并与他们探讨什么是知识。结果,单一研习几何学科的忒奥多洛斯师徒,无法回答什么是知识这一哲学追问。在忒奥多洛斯和泰阿泰德看来,苏格拉底是一个好辩的智术师——这一看法与雅典法庭对苏格拉底提出的诉讼不谋而合。几何学者需要爱利亚异乡人这位真正的哲人来惩治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进行哲学上的审判。而米勒解释说,爱利亚的异乡人其实是一位明智的法官和调解人,他不会诬告苏格拉底;相反,这位异乡人会指明数学家的缺点和不妥之处,并向读者澄清苏格拉底的真正面目。

米勒推测,《治邦者》本身意在调解柏拉图学园中充满血气的数学尖子生。尽管在柏拉图学园中,数学只是入门的基础。但有学生却习惯以研究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解更为复杂的政治生活。这些学生盲目顺从权威,简单把《王制》中的哲人-王假说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柏拉图告诫这些学生,按数学套路,这种从假设到结论的方式,无法解决人事难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哲学与政治可以完全分裂。城邦生活好比洞穴内的生活,需要知识之火指引人们,然而洞穴内的火光再亮,也无法取代洞外的阳光;反之,倘若洞穴之内光亮熹微,则会被欲望的阴影遮蔽德性生活,导致政治生活一盘散沙,魔影乱舞;有欠睿智的政客操持着智术师的技艺,如一群狡诈的“怪物”,以暴力、贪欲和胆怯的欲望引领民众(《治邦

者》291a-b)。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自利利他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式哲人需要思考,如何把握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中道,以便调节好洞内洞外的生活。

本书的尾声部分和附属文章由陈明珠同志翻译,笔者译出其余部分,并校对全稿。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 爽

2013 年 10 月于北京

致 谢

这项研究得益于许多朋友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他们的帮助恰切而及时。我对以下诸位深表感谢:Jonathan Ketchum, Tracy Taft, Michael Anderson, William Yoder, Marion Miller 与我共同分担了 Oakstone 农场的工作;瓦萨学院的 Jesse Kalin, Michael McCarthy 以及 Michael Murray 与我一起展开了很多激烈讨论;Norma Mausolf 夫人积极地为 我准备打字稿,而且极其细心。我还感谢瓦萨学院的慷慨支持——给予我一年的休假期,并以 Lucy Maynard Salmon 基金资助我。

最重要的是,本书献给 Chris。

米 勒

1979 年 4 月 2 日

感谢《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Plato and Platonism*, 1999)的出版商,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还得感谢即将出版的《建构的主权:拉茨特曼纪念文集》(*The Sovereignty of Construction: Essays in the Thought of David Lachterman*, Rodopi)一书的编辑人, Daniel Conway 和 Jacob Howland,因为他们友善地允许我将

“《治邦者》中的辩证教育与未成文教海”一文(“*Dialectical Education and Unwritten Teachings in Plato's Statesman*”)收入本书。

我要感谢许多朋友,以及瓦萨学院同事的支持——特别是古典系的 Rachel Kitzinger,数学系的 John McCleary,还有哲学系的 Jesse Kalin, Michael McCarthy 和 Michael Murray,以及 Giovanna Borradori, Jennifer Church, Uma Narayan 和 Doug Winblad,他们关注我这篇扩展性研究,而他们有关柏拉图的谈话,可谓精妙且切中肯綮;我很感谢柏拉图的众多弟子们,长期以来,这些同伴们与我的差异总能令我大大受益,特别是 Michael Anderson, Brad Bassler, Ruby Blondell, Charles Griswold, Ed Halper, Drew Hyland, Ken Sayre, Tom Tuozzo, Jeff Turner, 还有 Jeff Wattles;我感谢已离世的三位老师和朋友, Ron Brady, Jon Ketchum 和 David Lachterman,他们对我的鼓励催生出我的作品。

最后,感谢 Benjamin Knox, Daniel Handel, Stephen Mitchell, 以及瓦萨学院的一批学生,我对他们满怀希望,是他们让我看到,写作理念之实在性如何应答着未来。

米 勒

2004 年 5 月 22 日

前 言

[xi]本书是 1980 年由 Martinus Nijhoff 首次出版的《〈治邦者〉中的哲人》的重印版,新版附加了一篇文章和两篇简短材料。两篇简短材料包括前言和更新的参考书目。新加的文章是《〈治邦者〉中的辩证教育与未成文教诲》,该文首次出版在《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中,Johannes M. van Ophuijsen 编,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疏解《治邦者》时,我深深希望英美学术界对柏拉图的研究能够有所转变,可同时我认为这很难实现,而事实上,自那之后的数年间,英美学术界的柏拉图研究已经有了转变。

那时,发展论者(the developmentalist)研究柏拉图的方式正如日中天,发展论者关注于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提取出真实的苏格拉底,并通过将对话归于柏拉图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构想种种学说以解决各个对话之间的分歧,为此,发展论者密切配以一套典型的调查模式、逻辑分析方法,还对文本中的个别论证进行批判改造。由发展论产生的信念让人印象深刻——我们会想起那时充斥

着大量的这种文献,比如,论苏格拉底的辩驳法,论诸德性的统一,论爱欲的对象,论第三人(the Third Man)。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文献取得的成果往往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发展论怂恿人相信,从柏拉图笔下戏剧人物的话中,可以径直读出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并且,发展论诱使人集中于对个别论证进行逻辑分析,却忽视了更多弥散于字里行间的文脉,而正是在文脉中,论证才会开始发挥其作用。要避免这些危险,一个人需要以与发展论迥然不同的设想引导阅读。柏拉图写下的戏剧对话,是在特定的、逐渐伸展的文脉之中,柏拉图安排的每句话,都是在这种问询或争辩的文脉里,一个戏剧人物对另一个戏剧人物作出的回应;因此,要触及柏拉图的思想,柏拉图本人要求我们专心于他具体描绘的场景,留心柏拉图如何以人物的具体观点和信念,展现他以小说笔法塑造的人物特性,还要注意特别的顺序安排——所谓“情节”的“布局”——这组成了人物交谈的戏剧。我写《〈治邦者〉中的哲人》的目标是,使柏拉图论证的概念分析与以上解释的对话关键因素相谐,继而,将概念分析转化成一种与其他对话互动的方式,以此倾听并回应各篇对话间的迂回交流。此外,我希望这种方法取得生动鲜明的成果,通过具体疏解一篇对话,至少乍看上去还算相宜。我开始本书的写作[xii]时,还没有关于《治邦者》整体的全面研究,在论及《治邦者》的形式与结构的短篇英文疏解中都以为,《治邦者》不像“早期”对话和“中期”对话那样——据通常发展论的分类方式来说——属于戏剧对话。相反,大多数的意见是:柏拉图的兴趣已由苏格拉底的否定辩证法,转向了更为技术地思考形式(forms)和方法学,以一套方法学清楚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治邦者》中,柏拉图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对话,变成了“仅仅外在形式”还是对话,实则更接近“论文”的模式。^① 在

① 如正文引言中所引述的那样,我此处借用的是 Stenzel, Taylor 和 Jaeger 的话,见引言,注 17,以及注 7、注 9 的相关正文。

写作本书时,我希望的是倘若我能表明,“甚至”《治邦者》实质上也需要按真正的戏剧对话予以解读,那么我就为这种解经方式提供了确切无疑的例证,对解读所有对话来说,这种解经方式都同样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语学界柏拉图研究的大环境下,我的这项计划未免——借用《治邦者》中一个合适的词——atopon,“出格”,甚至“怪异”。^①除了“施特劳斯学派”的著作以外^②——当时这类著作一贯被人置之不理^③——几乎没有对以下问题的实质性讨论:柏拉图匿名问题;对话体的特性;戏剧人物的作用;大量的修辞风格,以及对话内部采用的子体裁;苏格拉底的反讽与柏拉图的反讽之间的关系;戏剧(与史实相对)模仿——由此每篇对话使其读者面向对话本身,也可以说,将读者置于“舞台之上”;通过灵魂教育的舞台,诸篇对话既共同并各自引导颖悟的读者;并且,几乎所有对话都再现整体一部分结构的特征,每篇对话又独特地展现了柏拉图思想的整体。^④幸运的是,近些年来,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有单个作者的研究,^⑤也有搜集了多种比较接近的

① 见 277d6, mal' atopds eoika 及相关文脉,参页 xiii 的说明,相关讨论见页 58 以下。

② 那时,对我特别有帮助的是, Klein 1965, Rosen 1968, 和 Hyland 1968, 这些研究堪为楷模。

③ 引人注目的例外是 Ferrari 1997 年的文章,这表明,以学究态度对待这篇对话的风气正发生可喜的转变。

④ 我有幸曾与一位非凡的老师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即已故的 Jonathan Ketchum,他向我介绍了早期德国和法国学术界对这些论题的研究,特别是 Friedlander 1958, 1964, 1969, Gadamer 1968, Gundert 1971, 以及 Schaefer 1938。Ketchum 本人的成果,仅留下他未出版的论文,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 Ketchum 就构想好这篇论文的主要思路,但很久之后,直到 1980 年才提交此文。

⑤ 据我所知,过去 25 年来,这些方面有帮助的书包括, Arieti 1991, Barachi 2001, Blondell 2002, Burger 1980 和 1984, Carson 1986, Clay 2000, Dorter 1994, Ferrari 1987, Gonzalez 1998, Gordon 1999, Griswold 1986, Halliwell 2002, Howland 1998, Hyland 1981 和 1995, Kahn 1996, Nussbaum 1986 及 2001 和 1990, Rochnik 1996, Rosen 1983 和 1995, Rutherford 1995, Sallis 1999, Sayre 1983, 1995 和 1996, 以及 Weiss 1998 和 2001。

观点的文集,并与读者有潜在的互动,^①还有较为简短却更为直接的会议发言,汇集了各种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②此外,《治邦者》尤其受到巨大关注。当我开始写作本书时,尚没有对《治邦者》整体的全面研究,更不必说认真对待作为戏剧对话的《治邦者》。自那时以来,至少有四本单独集中疏解《治邦者》的著作,^③另有三本义疏,将《治邦者》作为三部^④(或包括《帕墨尼德》的四部^⑤)爱利西亚对话之一进行解读。此外在1992年,国际柏拉图学会的第三次年会专门讨论《治邦者》,因此出版了四十篇以上的新论文,这些论文几乎触及《治邦者》这篇对话的方方面面。^⑥

因此,如今我向柏拉图学界重新呈递本书时,感到由衷的喜悦。我希望,这本可能初看起来如一场古怪冒险的著作,在如今业已形成的更为开放、更为多样化的氛围中,能为作为柏拉图弟子,尤其是研习《治邦者》的同仁们,提供多方面的用途。我会重新介绍本书,同时为了更便于发挥本书的用途,我首先会指出一系列问题范围,正是在这些问题范围内,我在《〈治邦者〉中的哲人》一书详述了我的观点,[xiii]对于解释《治邦者》这篇对话来说,我的观点仍有意义。以下四组问题触及到我解读《治邦者》的要害:

① 尤参, Griswold 1988(2002再印),也参见 Annas 和 Rowe 2002, Gonzalez 1995, Gill 和 McCabe 1996, Klagge 和 Smith 1992, Michelini 2003, Press 1993 和 2003, Welton 2002。

② 我尤其得益于一些协会举办的定期会议,有最近成立的古代哲学协会、亚利桑那州古代哲学研讨会、国际柏拉图协会,专项会议也使我受益,如1988年,在弗吉尼亚工学院举办的布莱克斯堡会议,会上讨论了解释柏拉图的方法问题,还有2000年在圣母大学举办的会议,专门探讨作为文化象征的《蒂迈欧》。

③ Castoriadis 2002, Lane 1998, 罗森 1995, 以及 Scodel 1987。

④ Benardete 1986, 郝岚 1998, 克莱因 1977。

⑤ Dorter 1994。

⑥ 这些研究已列入本书的参考书目,收于 Nicholson 和 Rowe 1993, 以及 Rowe 1995a。在 Christopher Rowe 组织的第三届柏拉图研讨会上,他不辞劳苦地支持他人的工作,并编辑成书,Rowe 还出版了他本人带有注疏的《治邦者》翻译 1995b。